

餘

師

錄

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錄 師 餘

撰 德 正 王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餘

師

錄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
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

王正德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
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
海在前故據以排印

餘師錄提要

餘師錄四卷。宋王正德撰。正德宋史無傳。其爵里皆未詳。此書前有自序。稱紹熙四年。則光宗時人也。其書輯前代論文之語。自北齊下迄于宋。雖習見者較多。而當時遺籍。今不盡傳者。亦往往而在。宋人論文。多區分門戶。務爲溢美溢惡之辭。是錄采集衆說。不參論斷。而去取之間。頗爲不苟。尤足尙也。徵引時有小誤。蓋傳寫之訛。序稱疲于酬答。錄此以代口述。故時代先後。略不銓次。此書宋志不著錄。亦久無傳本。惟載於永樂大典中。首尾雖完具。而不分卷數。今約略篇葉。定爲四卷。各考其譌缺。注于句下。序次則仍其舊云。

餘師錄原序

余不肖。無所用於世。承先人緒業。懼弗克負荷。故於斯文。竊有志焉。早從當世大君子遊。走天下幾半。窮困來歸。獨坐牆根。曝晴景。翻故書以娛日。或以其虛名來問爲文正法。余舊學荒落。口塞不得對。慨念前輩論文。章利病甚具。散在方冊。時舉一二以告之。久輒忘去。問者繼屬。老嬾疲於酬應。而僕僕尋檢。又不可以應猝。因記憶平時所誦。令兒輩抄錄以遺。或者使歸而求之。有餘師。因題曰餘師錄。若夫歲月之後。先字畫之謬誤。彼此之是非。名稱之不倫。皆不復次第推擇。觀者以意求之。余之志也。紹熙四年冬至日。海陵王正德引。

餘師錄卷一

陳后山

宋 王正德撰

陳后山送邢居實序云。始吾得生。年十五六。識度氣志。已如成人。有其質也。如木之始生。玉之始琢。顧其所成就如何爾。生可不勉乎。夫學以明理。文以述志。思以通其學。氣以達其文。古之人導其聰明。廣其見聞。所以學也。正志完氣。所以言也。王氏之學。如脫鰐耳。案其形模而出之。不待修飾而成器矣。求其爲元璧彝鼎。其可得乎。昔者孔子謂闕黨童子。非求益。乃欲速者也。坐則居位。行則先人。其志盈矣。無以復加矣。而闕黨童子。後無聞焉。子韓子謂張童子曰。長與少異。有成人之禮焉。童子之所學。不足尙之。宜息其已學。而勤其未學可也。童子以數歲通二經。則奇矣。使四五十而不加。又何奇。而張童子後無傳焉。吾年如邢生時。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。獻其說餘十萬言。高自譽道。子曾子不以爲狂。而報書曰。持之以厚。吾之不失身。子曾子之賜也。吾以爲三君子之言可法。

答江端禮書云。學始于身而成于性。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。所謂徒善者也。徒善者非善之正也。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。學外也。思內也。學以佐行。思以佐學。古之制也。若其自得。則在子矣。言以述志。文以成言。約之以義。行之以信。近則致其用。遠則致其傳。文之質也。大以爲小。小以爲大。簡而不約。盈而不餘。文之用也。正心完氣。廣之以學。斯至矣。

答秦觀書云。僕於詩初無師法。然少好之而老不厭。數以千計。及一見黃豫章。盡焚其藁而學也。豫章以爲警之奔焉。弟子高師一著。僅能及之。爭先則後矣。僕之詩。豫章之詩也。豫章之學博矣。而得法於杜少陵。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。故其詩近之。而其進未已也。

答晁深之書。士之好爲師。舊矣。子問而不以告。豈其有所不足於師。而莫之所以告耶。士能致誠殫敬。剝其心以求于師。未有不告者也。不誠不敬。則不足以得之。有以得之。而心不至焉。則又不足以受之也。雖然。教自外至者也。外以導內。於是有以自得之。則至矣。自是而觀。士何以教子。子何待於士耶。士方盛時。氣血動於內。容色洮於外。得之則感。失之則悲。氣冒其心。性亂於習。百廢一存。惟欲之知。夫才如水焉。望而撓之不濁。牛馬污穢日滋。而科斗生焉。可不畏乎。夫少而好色。僕與子同。而今悔之。以僕之悔。故不願子爲之也。

章善序云。名在於善而實不至。謂之盜。身在於善而意不至。謂之僞。意在於善而義不至。謂之徒善。徒善者。非古之制也。

詩話云。杜之詩法。韓之文法也。詩文各有體。韓以文爲詩。杜以詩爲文。故不工爾。蘇子瞻曰。子美之詩。退之之文。魯公之書。皆集大成者也。學詩當以子美爲師。有規矩故可學。退之於詩。本無解處。以才高而好耳。淵明不爲詩。寫其胸中之妙耳。學杜不成。不失爲工。無韓之才。與陶之妙。而學其詩。終爲樂天耳。余以古文爲三等。周爲上。七國次之。漢爲下。周之文雅。七國之文壯偉。其失騁。漢之文華贍。其失緩。東漢

而下無取焉。

詩欲其好。則不能好矣。王介甫以工。蘇子瞻以新。黃魯直以奇。而杜子美之詩。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。退之作記。記其事爾。今之記乃論也。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。

莊子荀卿皆文士而有學者。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。

孫莘老喜論文。謂退之平淮西碑敘如書。銘如詩。秦少游謂退之元和聖德詩。於韓文爲下。與淮西碑如出兩手。蓋其少作也。

韓退之上尊號表曰。析木天街。星辰清潤。北嶽醫閭。鬼神受職。曾子固賀赦表曰。鉤陳太微。星緯咸若。崑崙渤澥。波濤不驚。世莫能輕重之也。

國初士大夫。例能四六。然用耦語與故事爾。楊文公筆力豪贍。體亦變。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。又喜用古語。以巧對爲工。乃進士賦體耳。歐陽公始以文體爲對屬。又善敘事。不用故事陳言。而文益高。次退之云。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。用對語說時景。世以爲奇。尹師魯讀之曰。此傳奇體耳。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。魏文帝曰。文以意爲主。以氣爲輔。以詞爲衛。子桓不足以及此。其有所傳乎。

魯直與方蒙書云。近世少年。多不肯治經術。及精讀史書。乃縱酒以助詩。恐致遠則泥。想生自追之琢之。離此語病也。

章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騷。乃效頌。其次效雅。最後效風。鮑昭詩華而不弱。陶潛詩切於事情。但不文耳。

皇甫湜

皇甫湜論業云。燕公之文。如榱木楠枝。締造大廈。上棟下宇。孕育氣象。可變陰陽。而閱寒暑。坐天子而朝羣后。許公之文。如應鐘鼗鼓。笙簧鐃磬。崇牙樹羽。考以宮縣。可以奉神明。享宗廟。李北海之文。如赤羽元甲。延亘平野。如雲如風。有羆有虎。闐然鼓之。吁可畏也。賈常侍之文。如高冠華簪。曳裾鳴玉。立於廊廟。非法不言。可以望爲羽儀。咨以道義。李員外之文。則如金鑾玉輦。雕龍綵鳳。外雖丹青可掬。內亦肌體不充。獨孤尙書之文。如危峰絕壁。穿倚雲漢。長松怪石。傾倒溪壑。然而略無和暢。雅德者避之。楊崖州之文。如長橋新建。鐵騎夜渡。雄震威厲。動心駭魄。然而鼓作多容。君子所戒。權文公之文。如朱門大第。氣勢雄敞。廊廡廩廩。戶牖悉周。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。令人竦觀。韓吏部之文。如長江秋注。千里一道。衝飈激浪。汙流不滯。然而施諸灌漑。或寡於用。李襄陽之文。如燕市夜鴻。華亭曉鶴。嘹唳亦足驚聽。然而材力偕鮮。譬然高遠。故友沈諮議之文。則如隼擊鷹厲。滅沒空碧。崇蘭繁榮。曜光揚蕤。雖迅舉秀擢。而能沛艾絕景。作韓文公銘文云。先生之作。無員無方。至是歸工。扶經之心。執聖之權。尙友作者。歐邪舐異。以扶孔氏。存皇之極。茹古涵今。無有端崖。渾渾灑灑。不可窺校。及其酣放。凌紙怪發。鯨鏗春麗。震耀天下。然而栗密窈眇。章妥句適。精能之至。出神入天。嗚呼極矣。後人無以加之矣。自姬氏以來。一人而已矣。功不十倍。不可以果志。力不兼兩。不可以角敵。號猿貫蠶。徹札飲羽。必非一歲之決拾。仰馬出魚。理心順氣。必非容易之搏拊。淺闢庸種。無嘉苗。類絢疎織。無良帛。夫欲利其獲。不若優其爲獲之方。若欲顯其能。

不若優其爲顯之道。求諸人不若求諸己。馳其華不若馳其實。彼則趨超於卿士之門。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。彼則巾車於名利之場。我則冠履於文史之囿。道寢而後進。業勤而後索。以其勞於彼。曷若勤於此。以其背於路。曷若齋於家。鮪可薦也。不慮網罟之不逢。橘可貢也。不慮包匭之不入。務出人之名。安得不厲出人之器。戰橫行之陣。安得不振橫行之略。書不千軸。不可以語化。文不百代。不可以知變。體無常軌。言無常宗。物無常用。景無常取。在覃其理。覈其微。賦物而窮其致。詠歌者極性情之本。載述者遵良直之旨。觸類而長。不失其要。此大略也。

蘇明允

蘇明允上歐公書云。孟子之文。語約而意盡。不爲巉刻斬絕之言。而其鋒不可犯。韓子之文。如長江大河。渾灝流轉。魚龍蛟龍。萬怪惶惑。而抑遏蔽掩。不使自露。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。蒼然之色。亦自畏避。不敢迫視。執事之文。紆餘委備。往復百折。而條達疎暢。無所間斷。氣盡語極。急言竭論。而容與閒易。無艱難勞苦之態。此三者。皆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。其味黯然而長。其光油然而幽。俯仰揖遜。有執事之態。陸贄之文。遣言措意。切近的當。有執事之實。而執事之才。又自有過人者。蓋執事之文。非孟子韓子之文。而歐陽子之文也。

與孫叔靜書云。所示文字。已細觀。必欲求所未至。如中正論引舜爲正。此時文之病。凡作論。但欲立意立而理明。不必覓事應副。誠未之思爾。

類要序云。晏元獻公出東南。起童子。入祕閣讀書。遂膺召命。入翰林爲學士。眞宗特寵待之。每進見。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。羣臣莫能及。皇太子就學。公以選入侍。太子卽皇帝位。是爲仁宗。公遂筦國樞要。任政事。位宰相。其在朝廷五十餘年。常以文學謀議爲任。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。傳天下。尤長於詩。天下皆吟誦之。當眞宗之世。天下無事。方輯福應。推功德。修封禪。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。以報禮上下。左右前後之臣。非工儒學。妙於語言。能討論古今。潤色太平之業者。不能稱其位。公於是時爲學者宗。天下慕其聲名。人皆見公。應於外者之不窮。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何也。及得公所爲類要。上中下軼總七十四篇。凡若干門。皆公所手抄。迺知六藝太史百家之言。騷人墨客之文章。至於地志族譜。佛老方伎之衆說。旁及九州之外。蠻夷荒忽。詭變奇跡之序錄。皆披尋紬繹。而於三才萬物。變化情僞。是非興壞之理。顯隱細鉅之委曲。莫不究盡。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。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。有以哉。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。則知士不素學。而處從官大臣之列。備文儒道德之任。其能不餒且病乎。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。

曾子固

曾子固作蘇明允哀詞云。爲文少或百字。多或千言。其指事析理。引物託諭。侈能盡之約。遠能見之近。大能使之小。微能使之著。煩能不亂。肆能不流。其雄壯雋偉。若決江河而下也。其輝光明白。若引星辰而上也。

逸事云。陳后山初攜文卷。見南豐先生。先生覽之。問曰。曾讀史記否。后山對曰。自幼年卽讀之矣。南豐曰。不然。要當且置它書。熟讀史記三兩年爾。后山如南豐之言。讀之。後再以文卷見南豐。南豐曰。如是足也。作王容季文集。敍事莫如書。其在堯典。述命義和宅土。測日晷。候星氣。揆民物。緩急兼。蠻夷鳥獸。其財成輔相。備三才萬物之理。以治百官。授萬民。興衆功。可謂博矣。然其言不過數十。其於舜典。則曰。在璿璣玉衡。以齊七政。蓋堯之時。觀天以歷象。至舜又察之璣衡。聖人之法。至後世而益備也。曰。七者。則日月五星。曰政者。則義和之職。無不在焉。其體至大。蓋一言而盡。可謂微矣。其言微。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。能盡心。然後能自得之。此所以爲經。而歷千餘年。蓋能得之者少也。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。其曰。測之而益深。窮之而益遠。信也。世旣衰。能言者益少。承孔子者。孟子而已。承孟子者。揚子而已。揚子之稱孟子曰。知言之要。知德之奧。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。其次能敍事。使可行於遠者。若子夏。左邱明。司馬遷。韓愈。亦可謂拔出之材。其言庶乎有益者也。

與王介甫書云。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。勿用造語。及模擬前人。韓孟之文雖高。不必似之也。取其自然耳。又作王子直文集序云。至治之極。教化旣成。道德同而風俗一。言理者雖異。人殊世。未嘗不同其指。何則。理當故無二也。是以詩書之文。自唐虞以來。至秦魯之際。其相去千餘歲。其作者非一人。至於其間。嘗更衰亂。然學者尙蒙餘澤。雖其文數萬。而其所發明。更相表裏。如一人之說。不知時世之遠。作者之衆也。嗚呼。上下之間。漸摩陶冶。至於如此。豈非盛哉。自三代教養之法廢。先王之澤熄。學者人人異見。而諸

子各自爲家。豈其固相反哉。不當於理。故不能一也。由漢以來。益遠於治。故學者雖有瓌奇拔出之材。而其文能馳騁上下。偉麗可喜者甚衆。然是非取舍。不當於聖人之意者。亦已多矣。故其說未嘗一。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。士之生於是時。其言能當於理者。亦可謂難矣。由是觀之。則文章之得失。豈不繫於治亂哉。

作王平甫文集序云。王平甫旣歿。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。屬余序。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。爲文思若決河。語出驚人。一時爭傳誦之。其學問尤敏。而資之以不倦。至晚愈篤。博覽強記。於書無所不通。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。爲尤詳。其文閎富典重。其詩博而深矣。自周衰。先王之遺文旣喪。漢興文學猶爲近古。及其衰而陵夷盡矣。至唐久之。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。及其衰而遂泯泯矣。宋受命百有餘年。天下文章復侔於唐漢之盛。蓋自周衰。至今千有餘歲。斯文濱於泯滅。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。此三世而已。各於其盛時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。率常不過三數人。其世之不數。其人之難得如此。平甫之文。能特見於世者也。

宋景文

宋景文答許判官書云。近文一編。研覽數日。足下以韓氏爲歸。善矣。退之介孟而追孔者也。凡文章於論著應用有二體。所謂論著者。必貫穿質正。分明是非。拾前人所遺。以寤後覺。非如應用一時。竊取古人語句。苟而成也。足下旣曰論著。願精思之。無令有遺恨。則韓之徒矣。

晁補之

晁補之序變離騷。謂宋玉親原子弟。高唐旣靡。不足於風。大言小言。義無所宿。至登徒子靡甚矣。謂上林子虛。甘泉羽獵之作。賦之閎衍。於是乎極。然皆不若大人反離騷之高妙。然猶歸之於正義。過高唐云。謂李夫人長門賦。皆非義理之正。然辭渾麗。不可棄。謂曹植賦最多。要無一篇逮漢者。賦卑弱自植始。然植文於魏諸子中特出。而植好古。自漢而上遺文。皆一一規模之。九愁九詠。倣楚詞者也。然已繁促。嗚呼。離騷自此益變矣。謂王粲詩有古風。登樓之作。去楚詞遠。又不及漢。然猶過潘岳。陸機閒居懷舊。衆作。晉之文上不逮漢。而下愧唐。陸雲與兄機。自吳入晉。張華一見大賞之。然華文亦謝漢唐。未足稱於後來也。陸雲九愍之作。蓋倣九辯而下。思而不貳。差近楚詞。非若機之歎逝。止愛生而悲死。文賦止翰墨事而已。舍曰體弱。則其義亦可取也。謂晉宋而下。文益破碎。而鮑昭以詩鳴。長於雜興。渾厚近古。蓋五言始於蘇李。而成於昭。蕪城之作。不愧其詩。故獨出宋世。又以劉渙事諷劉瑱。有心哉於此者。謂江淹用寡而文麗。又梁文益卑弱。然猶蒙虎之皮。尙區區楚人步驟云。謂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。而鳴皋一篇。首尾楚詞也。王維生韓柳前。纔數十年。雖淺鮮未足與言義。然低昂宛轉。頗有楚人之態。元結振奇自成一家。其辭義幽約。譬古鐘磬。不諧於里耳。而可尋玩。要曰羣言之異味。亦可貴也。顧況文不多約。而可觀。問大鈞理勝。招北客詞勝。阿房宮賦云。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。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。皮日休九諷。專效離騷。其反招魂。斬斬如影守形。然如畫者謹形而失貌。嗚呼。離騷自此散矣。序續楚詞云。息夫躬絕命詞甚高。謂韓

愈博極羣書。奇辭奧旨。如取諸室中。以其涉博。故能約。而爲十操。夫孔子於三百篇。皆絃歌之操。亦絃歌之詞也。愈操詞。取興幽眇。怨而不言。最近離騷。離騷本古詩之衍者。至漢而衍極。故離騷亡。操與詩賦同出。而異名。蓋衍復於約者。約故去古不遠。然則後之欲爲離騷者。惟約故近之。十操取其四。以近楚詞也。又云。文者氣之形。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。與燕趙間豪傑遊。故其文章疎蕩。頗有奇氣。然未嘗役意學爲如此之文也。氣充乎其中。而動乎其言也。譬顏魯公性忠烈。故雖字畫亦剛勁。類其爲人。皆未可求之筆墨蹊逕間也。

補之見鮮于大夫侁于汶上。大夫曰。文辭欲平不欲怒。如詩曰。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而後人因云。援北斗兮勺桂漿。又云。北斗勺美酒。此皆其平者也。用北斗以勺蓋夸矣。又張之則怒。至有云。上天揭取北斗柄。則怒且竭矣。此大夫修辭之意也。

張嶠

張嶠序管子云。余讀管子。然後知莊生晁錯董生之語。時出於管子也。不獨此爾。凡漢書之雅馴者。率多本管子。管子天下之奇文也。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。豈徒其功烈哉。及讀白心心術上下內業諸篇。則未嘗不廢書而歎。益知其功業之所本。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。

劉跂

劉跂與孫秀才書云。辭章之變。隨世損益。故前人謂英華出於情性。賈生峻發。則文潔而體清。子政簡易。